欽定全唐文

獨孤良器

良器德宗朝右司郎中

放馴象賦 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爲韻

皇上御寶歷之惟新闡乾符發坤珍德被華夷敷雲雨之廣澤恩及飛走含天地之全仁乃却走馬以反素斥馴象而不異非耳目之可役同寶玉之遐棄放之於無人之境歸之於不毛之地或羣或友伊飲齕之無虞載寢載興信生成之自遂解網之惠無聞放麑之仁克類然後以儒爲

林毓賢哲以爲禽以道爲囿利忠良以爲獸亮功格於人神至德齊於宇宙是由化與澤俱仁與道符賢爲其寶太康之訓不作獸用不擾虞人之箴遂無徇物之情允著好生之德式孚可以順天然可以遂亭育旣絕燧尾之患不虞焚身之戮去狂顧於人寰徇野心於林麓伊昔漢氏惟其晉家焚雉頭之裘於前殿却千里之馬於後車猶自颺休垂美有聞無譁況我一人溫恭允塞本忽之而勿營非欲之而復抑往籍之所未覩前王之所不克誠可以懷四夷柔萬國者也

裴郁

郁德宗朝尚書左丞

禘祫配祭及昭穆位次議

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例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

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

請罷孝敬皇帝忌日廢務議

謹案孝敬皇帝忌不廢務伏以讓皇帝位非正統親則旁尊詳考舊章合同孝敬其忌日廢務請罷

宗子不得稱皇某奏

乃者宗子名御皆云皇某親行於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謹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之道也又禮記公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元注云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今宗子若以皇字爲稱首從數

爲序親誠非畢別尊不戚君位之義又按儀禮從父昆弟即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即今再從也族昆弟即今三從也
聖朝方崇敦敘宜辯等威其三從內伏請依舊其餘各以祖禰本封爲某王公子孫則親疎有倫名理歸正

孟郊

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年五十始第進士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之曰貞曜先生

上常州盧使君書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之

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豈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閣下道德仁義之言已聞周天下誦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亦當載之周萬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

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義之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養其親也閣下既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聞之天下久矣小子願求閣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爲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則敢求也謂之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嘗衣食宣武軍司馬陸大夫道德仁義之矣陸公既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郎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義顯其主張謹載是書及舊文又有子遇之書同乎緘獻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冀於異日不宣郊再拜

又上養生書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子之於萬物皆不棄也而況於身乎棄其身是棄其後也棄其後是棄其先也故曰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

養也以天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質者生之侈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棄也文不以質勝之則文爲棄矣動不以靜制之則動爲棄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魚棄水則螻蟻得之矣人棄天則疾病得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翫於水其失也在乎恣波浪而不迴也人可安於天而不可翫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慾而不迴也所謂安於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聽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

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翫天而棄身也書之座右嵇康猶有所棄秦之醫和晉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爲君子之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有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之有也恩養下將遠辭違書寫至誠之言不勝惶悚之甚不宣郊再拜

讚維摩詰

貌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非獨僧禮亦使儒欽感此補亡書謝縣

李巖

巖德宗朝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

諫爲肅王造塔疏

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曆甎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准令造墳庶遵典禮

婦爲舅姑服期年議

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

父母皆齊衰不杖周稽其禮意抑有其由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以夫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以適人爲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報也雖有加降不甚相懸故舅姑爲婦大功九月以卑降也婦爲舅姑齊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變之節十二月小祥除腰絰十三月大祥除衰裳去絰十五

月而禫踰月復吉

王紳

紳官寧國令

周氏墓石

夫人姓周氏其先汝南人也爰自炎漢達於有唐綿歷衣冠其來尚矣曾王父府君珪皇承務郎勅授蘄州三河縣令王大父府君歸皇宣德郎試左贊善大夫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王父君彥皇彭城郡高望府折衝賞緋魚袋兼上柱國皆業崇儒行世繼簪組閥次門慶逾長夫人則折衝

府君之長女幼年貞柔至性純孝凛乎正氣賢行自天雅
量絕儔風期難並適佐君子令淑尤彰雍睦承家母儀增
書是以 闕 儉恭聞惠和不以鉛粉益容但以禮節資德時
貞元辛巳歲寢疾終於莫亭集賢里之私第伏枕逾月醫
無所爲以其年五月十三日奄從於化享年四十八嗚呼
天命數盡生也有涯哀哉哲人何爲不壽瑶琴絕聽寶鏡
休窺珍玩滿室莫之能守親戚彌切痛無偕老之期歧路
感傷嗟有懷仁之德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卜兆於鄭城
東南二十五里世業原乎之禮也雲結長川風悲草樹嗣

子操次子模並毀骸毁容能竭孝道慮恐陵谷將變歲序將遷刊石紀時其銘曰

郡城東南兮滻水湄歲往月來兮無盡期明明寒月兮對孤壠蕭蕭白楊兮風吹

蔣偕

偕秘書監乂子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累遷太常少卿

李司空論諫集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監察御史選充翰林學士未幾改主

客員外郎依前充學士逾年轉司勳員外郎來年改本司郎中依前充學士自始直內署周旋凡五年不獨以文章號令爲應職意欲極直諫之道開天子之耳目致生人於仁壽以爲已任是時因抗言論事面命授中書舍人賜之金紫時憲宗固以爲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戸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後二十年間崇踐中外卒以剛鯁致姦凶之大禍大中初有詔史官差第元和間相臣五人將臣五人將命圖形以補淩煙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即以公之名跡列在選中及上奏獨公之名罥中不報噫自古忠臣不得其

死者自兩漢王嘉李固至西晉張華如國朝褚河南裴河東之類剛毅不回有類公之遺烈於公之生令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正直臣風槩讀之者令人激起忠義自始內廷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下以楷模於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德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大中五年辛未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陳諫

諫德宗時人爲劉晏屬吏

勸聽政表

臣某言伏以大行皇帝導揚天命付陛下以宗社託陛下以殷憂俾抑情以順人節哀以聽政伏惟皇帝陛下哀思至孝與天罔極不忍遵奉喪過乎哀羣臣上陳未蒙降允荒迫之至不知所措伏以上天降禍率土號慕哭泣之哀喪紀之節凡在臣子所宜同哀豈合此時再三陳請但四郊尚有師旅萬國未登和平衆事從宜兆人思理當通變之日非慕巳疑之時陛下臨之洊辰則雍熙可覩廢之一日則憂慮或生所以遺旨殷勤俾三日而聽政非欲抑陛

下至哀之情蓋為社稷萬人之計不得不爾也臣聞周稱
成康漢稱文景咸爲至理之主百王則而象之然成王有
顧命康王翌日而踐祚文帝著遺令景帝釋服而視朝夫
豈無私懷爲至公抑也伏惟陛下省當時安危之理順普
天延企之望睿謀光於八葉成天子不匱之孝答先聖乃
眷之情凡在生靈孰不悲戴臣等時逢繼聖位忝通班犬
馬之心不勝哀懇

第二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立禮所以安邦國定社稷也帝王喪制

之義古今損益不同蓋時有安危禮有沿革當萬邦無事可以諒闇屬百度思理固當節哀時殊事異不得不然至於罔極之情孝思之感皆由率天性隱痛深焉或不在喪服之輕重臨朝之遲速也臣謹案孝經云事天明事地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禮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臣等伏考前典保寧家邦嚴薦胙於九廟流慶祚於萬葉此所謂繼先皇之志也哀痛既往經營將來致干戈於不用登兆庶於壽域此所謂述先皇之事也陛下倘忘此二

者未忍哀情固違百辟之誠請不咨前王之故實其若天地宗廟何其若萬方四海何臣等位忝班行同國所戚不任哀迫之至

第三表

臣某等言昔袁盎以漢文孝過於曾參臣今伏以聖情之慟過於漢文遠矣凡在羣下孰不歸仁臣等荒迫之中竊有所感伏以大行皇帝深惟天下之重憑几顧命俾陛下三日而聽政令熙熙萬國企聞王言已七日矣而御哀眾慕未忍抑從尚可謂奉先皇之旨行天子之孝乎大行皇

帝封植萬邦傳之陛下屬艱難之運當金革之辰厤務權宜懸於晷刻如或一夫不獲一事不理雖陛下心同大舜跡齊武丁豈可謂負荷祖業永利兆庶之望也臣等荒愚未見其可所以前後三表血誠上請祇冒宸扆戰越伏深無任憂戚之至

心印銘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几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

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旣知也以旣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庭乎哉諫獲與敬之遊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於銘之首云

登石傘峯詩序

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陽齊公昔遊越鄉閱翫山水者垂三十載初棲於剡嶺後遷於玉笥自解辟此山末二紀而登台鉉乃施舊居之西偏爲昌元精舍其東偏石傘巖付令弟秀才推俄而中書即世推高尚之致文行之美與伯氏

相伴至元和九年秋九月七日浙東廉使越州牧兼御史中丞楊公洎中護軍王公率僚佐賓旅同遊賦詩紀登覽之趣小子承命序其梗槩以冠篇竊謂斯地也斯文也必傳於後世與蘭亭東山俱爲越邦之不朽者矣

劉晏論

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

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定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猶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振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不足以活

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役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蓄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

董侹

侹字庶中元和中為荊南從事

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障迴擁飛泉迤邐信途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荆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梁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為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動風號雷虩前劈巨嶺下堙澄潭良材叢木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

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歿爲神靈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昔陸法和假神以虞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實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傍無敢褻瀆荊南節度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曰政成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禳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廞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也耶乃令邑令張憤經始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夫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

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其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為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制度則列於碑石貞元十八年記

修陽山廟碑

古武陵封壤所至湘岳辰澧皆附庸之部楚辭載涔陽羅江即其證也今俗豪家多嗜書知敬殆黔中遺風不絕者歟東漢光武二十五年駙馬都尉梁君松平五溪名郡廨置漢壽城即荆州刺史所治地有陽山神祠直上千仞橫袤三峯紅崖青壁艳若彩繢日月迴薄仙馭往來沉沉洞

官孰詳実與昔王郎新志謂雲夢之神夏首獻魚訖於秋
分魚潮之初羣彙各異網罟雖設無能獲者至今洞庭餘
艎若遭迅風靡不叩首求請多獲利濟頂上有池下謬山
麓即書沱潛之源驗在茲矣故此邦之人是依是憑用介
景福余嘗以楚山為天下絕若陽山者又此無倫亭亭孤
標迥出天外彰善癉惡猶影響焉永貞元年沅水泛溢壞
及廬舍幾盈千室生人禽畜隨流逝止明年雲漢為厲稼
穡之土斂為負租三年旱彌深郡牧遍走無訴俗不可以
終否故良牧宇文公得以肆力焉公名宿字元明始至之

日巷鮮居人有獸奔禽駭之勢公感憤激衷誓拯焚溺請於廉使條白上聞詔使臣錫以廪粟公申布聖澤遍問里閭逮斑白稚齒延頸仰給皆聯聯鼓舞喜得生活公乃詢於衆曰山澤之神利及物者安在合禱祈之矧邑邑陽山此地之望某雖寡德敢不先謁焉迺沐浴致齋斂咎薦誠再拜而後祝曰惟人神之本令人若墜冰谷時歟事歟曷不可歟令彫喪殆盡而神不恤使清淩全州鞠爲茂草豈獨予之辜抑神之耻宿謬當朝廷分憂之寄嘗懼丹懇不達以速官謗惟神降鑒明聽予言余或不虔不恪余將厲

精勵志勤以勸人敢徼肹蠁之福音動左右禮無媿詞自時厥後一晴一雨皆符郡人小大之望財若天雨流庸半還食赦飲水室家相保穜稑所産集爲有年乃聚族謩曰良牧之仁通於神明無有窮已噫詩不云乎愷悌君子人之父母仁遠乎哉且又神祇昭答如此而不思有以報乎乃相與繕修祠屋整頓睟容想像如在共旌陰隲之感庶展麾縣之敬願公壽考禔福穰穰庶渤海潁川異時爲並駕齊驅云

閻貞範先生碑

先生名寀天水人蟬聯戚屬才爲時選再登憲府三領大郡不樂進取機啓求出爲武陵相聞桃源有黄君瞿童之事甘心而請學焉黄君欣然留公秋分中夜授以洞神正一券云蒼崖沉沉如文杳冥羽節繽紛往來無聲黄悚異

命公爲記時淮將跋扈朝議以正人涖之可使遷善傳召公爲申州刺史公將命始至數陳王綱誘諭忠節然察其

悪嵇亦以上聞渠兇愈怒鑿空構禍初貶韶陵怒猶未厭逗遛不遣再貶韶州司戶參軍獲脫虎口矣於是忠賢失

志長蛇肆毒天子念公之勤重惟險阻詔還恩降造膝面

拜汝州刺史錄前効也爲節將挾忿奏替改授澧州刺史
澧人熙熙如蒙春陽星歲七稔里俗丕變公將償宿心方
圖別墅居無何轉吉州刺史公乃歎曰夙奉道牙志期修
進而流年不待齒髮將暮湛恩稠疊恐遂無報乃上言乞
以皇帝誕慶之辰度爲武陵桃源觀道士永焚香火庶竭
涓埃之力少酬亭育之報優詔襃美賜號遺榮仍宣付史
館以尚賢也朝右詞臣歌詩頌德者凡百餘首嘗試論之
太上有立德立功之道是使君子步驟而不敢懈五秉之
粟七鍾之祿亦固爭之安有視青緩蒼玉爲泥土指丹霄

白雲爲枕席者乎噫心願已諧而降年不永謝安石所以長太息於舟中矣以貞元七年十一月三日順化於鍾陵宗華觀甲子三百九十有八天下嚮道之士無不泣然出涕僉云聖唐敷道德之教垂二百年能以進退出處消息無累者惟稽山賀君桃源閻君兩人而已漢庭二疏不至於道烏足云云迺相與謚爲貞範先生從古義也贊曰

大道既隱百氏紛昏爰有黄庭孰知其門於惟先生金華玉英解綬乞身誓遊三清上惜其才難奪其誠乃寵嘉號是曰遺榮蒼蒼桃源煙巖盤盤上有洞宫下有星壇醮火

旣明羽旆珊珊跪授玉書列爲眞官東海三秀西山五芑老萊近名嵇康寡識曷若先生臨爐自得陽巡陰轉三十有六賸魂遺形古仙同域浮山舊侶梗槩微德

張仲方

仲方韶州始興人貞元中擢進士登宏詞補秘書省正字調咸陽尉爲邠州從事歴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文宗朝官至秘書監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曲江縣伯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

披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爲韻

披流沙之至寶惟良金而可求諒稟質以相混信韜光而莫儔處其汙而含潔潛其剛以産柔將陶甄以入用在晶熒而必收爾乃發彼衆彩瑩然祕寶砂礫之下自守其堅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遠邇必取纖微罔遺泛濆淹以吐邑洗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旣乍明而乍滅在沙之而汰之同至人受汙以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質元造厥貢取戒於不貪旁求必歸於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品惟崇美價初炫微明內融晦沈潛而不雜東熠爚以潛通將耀質而有異豈藏山

沈傳師

傳師字子言禮部員外郎既濟子貞元十年進士登制科乙第寶歷中累官尚書右丞歷江南西道觀察使轉宣歙池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贈尚書

元和辨謗畧序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譏

爲訣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鵰彤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巡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

忠賢懼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王茂元

茂元濮州濮陽人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嶺南節度使遷涇原節度使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會昌中徙河陽卒贈司徒謚曰威

奏吐蕃交馬事宜狀

右臣得所由狀報吐蕃請於鳳翔交馬者臣伏以吐蕃衆則犬羊心唯虵豕不思率服但逞姦欺國家務以懷柔極其撫御敦惠好於非類擇使命於本朝容養甚宏錫賚非薄昔魏酬倭國止於銅鏡鉗文漢遺單于不過犀毗綺袷並一介之使將萬里之恩豈若陛下選彼周行取於宗屬而敢淹停曠日留止彌年久已迴車又請交馬覗其詭詐難以保明深寘機宜未可容許臣又見蕃中來人說云其首領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衆連誅舊臣差徵無時

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中進士終國子司業

上韓昌黎書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事而振歡來者爲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

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

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推爲訾終無裨於教
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子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
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
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
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
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
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
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
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

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上韓昌黎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

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令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巳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

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

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

也

陸泌

泌河南洛陽人長慶中官臨汝令

對小吏陵上判

得丁爲小吏好陵上爲人操下如束濕薪議者

稱酷吏曰其理有所效

在下陵上昔賢所恥嚴法峻文平國不設是用敏於從事

可以臨人必也允乎平反方堪議罰丁爲小吏不愼厥躬

未能謹恪以執謙恭之道縱是暴慢且招苛酷之名奉上

有類於寘成操下乃同於東濕孽則自作罰實難逃雖欲文過引人無乃執迷於巳

楊行惲

行惲穆宗時人

對黜免判

得諫議大夫廖眞坐事黜後旣寢病猶用大夫之簀御史舉其非法大理斷無罪

廖眞干祿從班旣處大夫之職立朝束帶須勤公正之心不著芳聲俄嬰罪累人非士師同展禽之三黜才異河陽

若潘仁之再覓既而巢傷作變止鵩成災膚勝乖宜初驚

二豎之夢手足將啟終切九泉之悲眷彼禮容須依貴賤

瞻言令式亦具科條有德乃合旌門無官誠宜易簀不思

林放之問有昧曾子之儀憲局彈違實得其所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目錄

皇甫湜一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

皇甫湜

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第進士補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東還賦

歸去來兮將息我以勸遊日月出入如忽忽然兮何東西南北之悠悠淹踵楚以轢宋幾途梁而軌周旋巴鄧兮結鞅事崤函兮相輈襬孑魄於波瀾委孑迹於靈邱來默默兮無定往區區兮曷求朝吾既去夫帝鄉越嵩華而並河經淮水兮凌大江抵揚州之寄家亘年歲以不居謂須臾

息足於蓬蝸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程途時浩瀚兮月逶迤陟火嶺之峩峩既脫身於水險聊憇美兮雲波彼夷越之都府於滄瀛之曲阿將窮耳目兮又泝東南眇千里兮烟霞閩禺會衝諸海親日飛蟲伏蠆鑠肉消骨溽蒸湫閉浸淫歐鬱城薄沴兮雲生山遇炎兮火出戾止逾月館城之東垣垝肩及庭蕪膝容屋下羅星戶內洽風淖泥淤瀲虺毒陰攻地淹於澤水貴於玉瘵渴者胝肩趨庭者踵足眠發夕兮反覆坐終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爾居人兮誰寘於毒駕言出遊期於少蘇烏夷犬戎咽水

囂衝狀貌犨分頭角萬殊渠股反舌蟲聲鬼軀面綠眼青
睉眈遠紆見人驚異直愕不起忽如呵鬬側言眞喜腥臊
濁澤吹鄽襲里躬顛僕眩屼然雙止入室何處出門何從
冠帶不襲言詞不通葺果卒歲輕葛禦冬朝避天火夕逃
海風如何君子棲遲斯邦喟舒息兮無所摒鬱咽兮誰與
安讀書之下幃兮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
於斯土顧言行之有常雖蠻夷兮可處燕市屠狗趙人博
徒絕聖棄智忘貧化麄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追隨聊
寬須臾雲盎盎兮雨紛紛夜明月而不見人情眷戀於江

介夢綢繆於渭濱公孫遊兮蓮勺尼父聘兮蔡陳一困身於王者一固窮兮聖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於斯民盍歸來兮無自苦恨

傷獨孤賦 并序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孤申步勝冠舉進士博學宏辭登科典校秘書不幸短命無後其人也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嗇之年又亡其家傷哉余獲知於君也久而叨磨漸之益焉不幸淪喪所知追想其人作賦傷之也

惜逝者之日逺兮心隱惘而内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兮

云誰嗣予之芬芳思夫君之好修兮企千載之相望紆文

章於六經兮儒林爲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力之方

剛宜盛德之日新俾滋大而熾昌飛霜肅其早零兮意慘

慘而不長俄銷鑠以委絶兮還四氣之無當謂明神正直

兮始吾以爲信然天賞善而聽卑兮吾乃今知其過之必

爽爽而長久兮蹇煩逺而歴兹斯美人兮下泉雖爲芳蘭

兮誰與佩之追往日之譚懽兮曾宿息而不離我不見其

幾何兮殄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

謂陽光而烜燎兮遽蔑爾其焉之或左右之歔欷兮若感慟兮虛儀懷玉音之清泠兮佀屬耳而依依嗟眷想之若存兮竟天地而長辭願一撫而無孤更出涕而淋漓聞古人所孜孜兮貴身沒而名存顏冉不登下壽兮無百里而愈尊齊梁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自古而固然兮予何歎乎今人

醉賦并序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予嘗爲沈湎所困因作醉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沉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烟六府漫漫四
支綿綿透隨眞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濶大失膏火之燒
煎寂寂邈邈歸根復朴居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墜兮無
傷衣鎭濡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瞑合文子之淳味反
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寓四體之合
眞歸一元而太寧麴櫱既散竹桂滋巳百慮森傷七情紛
始風飄火爇矜夸跱跂嗟海鳥之聚還顧息肩兮未幾蘇
門子聞而笑之曰子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彼至仁者之於
天地根性命於虛無拂披聚散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冥

太初故大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沈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恚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於時爲疹爲毒爲狂爲酗負責人道陰陽戾違柬乎巫醫毆乎有司辱身滅名瘻肺淫支狼狽顛蹶爲人大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知都無醉時使人困苦兮如茲

鶴處雞羣賦

羣雞兮喧卑獨鶴兮超特何靜躁之殊致顧仙凡之異德兮乃同處斯爲失職恃軒昂之貌棲恥鬐垣抱清迥之心餓羞爭食恐沈於衆何德之孤志在寥廓跡依泥塗戀祥

雲於紫蓋憶仙馭於清都處衆而將齊一鶚離羣而每羨雙鳧孰曰其微易散兹乃實繁有徒在識家而競入悲得食而相呼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憇霓裳於永夜鮮玉羽於清曉思太湖之渠刷念秋漢之清矯涅而不緇素以為表寂寞清唳依違馴擾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或振羽以將鳴或戢冠而瞪視囂囂煩耳紛紛撲地安知警露之質豈識凌雲之意獨立不懼誠則莫之與京碩大無朋所謂拔乎其萃何憂乎彼衆我寡而患乎去同即異慘澹無色低徊不平困眼前之擾擾哀足

下之營營動必以誠鄙度關之詐戒之在鬬非擅場之名誰恤大以舍小念彼濁而此清和而不同卑以自牧動憂違衆居常慎獨彼雖距似金形似木終羞與噲等為伍孰處夫下交之瀆是宜翔金穴集芝田冀松喬於碧落侶鸞鳳於紫煙而乃忽齒陋質於階下混庸衆於君前惆悵非所昂藏自賢顧彼雞矣相羣若是多多益辨兩兩而比自謂鳥中之賢且具天下之美與之遊息甚可嗤鄙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為君子時乎有在物不終否爾惡能浼我哉吾當一舉千里

履薄冰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爲韻

冰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焉投足可爲寒心彼蟄溺之攸處在恐懼而誠深慎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水始凝冰未壯之六尺之爲厚非七月之所尚螽斯之股兮猶且不同齊人之紈兮曾無以況雖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之危無殊坐積薪之上股栗兮在兹魂驚於所之怵惕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趦趄有畏類狐性之多疑毋縮縮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將臨泉兮是擬丈夫不處斯畏其没

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徐子忘其故步尚書越其素履
行自失於佻佻曷無施於几几視之豈無履而若虛非北
陸積堅之始是東風初解之餘水蟲隅而纖鱗必露秋蟬
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成其難汔濟縱善行無跡不可
躊躇兢慎圖其不敗震懾謂其將壞步揺揺爾式彰君子
之行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克己若此履冰與習
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懲故疊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忘足
履之適自近廉隅庶幾心腑之中無貽悔吝得過隕易危
之吉靡濡首失容之釁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慎

山雞舞鏡賦 以麗容可珍照之則舞爲韻

有珍禽兮在南土金碧其容質蔽芾其毛羽翫夫色必自鑒以呈形愛其儀故乃見而屢舞從裔壤貢丹墀未識儆儆之狀徒觀采采之姿是詢孺子爰發此思知照水而自窺尚且心乎愛矣俾對鏡而言舞不勞歌以送之於是爛出雕籠鶯成綺翼奇章若繢翠彩如織瞥然影起乍躞蹀以多姿欻爾形分遂蹁躚而可則苞七步之節奏備八佾之程式俄俯仰乍逶巡透雪彩而姿逸洞銀華而色新錦臆雙呈因疑其若合花毛兩向未知其孰眞覘月中兎形

自隱窺臺上鵲影戲陳駭目自遺百戲忘餐奚顧八珍對百鍊而流睇翻五色而交麗異巴渝而折旋類夏采而行綴摇金距非知善鬬所爲轉朱身厭與來儀相契方激昂而匪懈將偃仰而增鋭誰云不節之儀式表能勤之繼映朱光而影耀射金景而私照兩邊而分寸不差一體而纖毫必肖類鳳因簫感哂鶴爲琴召豈假爲冠於漢然仰我威容不同似木於齊方稱乎觀妙宜其鸞回於綺殿雪落於青瑣雖自好而則然必假鑒而獲可變態盡其妍不曲折擬諸形容幸無私於一照厭餘光而可從

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問曰蓋聞昔之令主體上聖之資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維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

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雺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振綱維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於治平而攸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儆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功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

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令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少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爲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有據議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

矣然臣未知將以爲虛策乎將以求實效乎以爲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爲名矣若以得人爲務社稷之計爲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隕越而不得盡其所懷況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彊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爲餘煩又

擯而不得通矣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採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寛其誅賜之異日之問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葢聞昔之令主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

表斯夙夜之所志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以天下爲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致明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以前盛明之禮斯考古

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纎佞進
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
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頁之萌斷非僻之緒其義易知也
蓋左右僕御唯正之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
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旣如是矣而又日
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
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多士爲之股肱赳赳武夫爲之
爪牙茲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
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以進而律且有譏及乘輿之

誅未知爲陛下出納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從遊豫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裔夷虧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相與論義理有位於朝者咸引而進之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進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

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

軌度其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以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非食沈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悦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咈口之慮所以忠直常疎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

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綱維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於治平而攺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

改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在明賞罰不在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爲理而上無爲矣此堯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賞罰者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以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州郡徧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於使令定官員而奏請名器輕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決於朝者未聞有一

屈人而訴於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專殺爲常臆斷則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罰則天下之罪沮矣夫擇人而用之則僭濫不作審人而赦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陛下省

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徧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爲而取資勞苦頓瘁終歲矻矻瀕於死而爲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爲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蠲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若山矣臣請再爲陛下精言之夫賤珍奇之貨斥雕

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蒽蒽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復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賂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特加申令使之教閱簡奮勇秀出之才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

盡設其給以豐其私令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半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强兵一則以寡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徭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不四三年而家給人和則横暴不作賦斂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猶鬱者蓋其所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綱維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實有司之

皐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臣備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苟容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爲功習而爲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立及和光而淈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將何益焉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焉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紀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

以序賢俊而圡才之嘆未輟於終食者由在上者遷之太亟在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爲多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損之彌細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抑鬱在下一朝闕輔相之職卿大夫之官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

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超拜或再歲四遷以是爲適當然耳是仕進之門常闒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禮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罰以懲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以封坐而致奠乏才之嘆何有於聖朝哉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

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令節文周備纖悉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又何爲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

爲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奪富而補貧將欲因循豈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而事爲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業擾人斂怨而已耳制策

曰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以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澫於良規者令之取士以文字記讀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進者往往犯姦贓爲梟獍以成其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所在游寄莫知從來伏惟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長於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

有司如是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爲進取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以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仍宜舊貫賢能之士則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罰信焉可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有據議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生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奉

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無謂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前訓可據之文也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慙於今日矣臣謹對

上江西李大夫書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力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

也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抱特行者混衆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混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獨

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居周召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卑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於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

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材誠宜推至公以示無外今
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
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産有
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姦進奉既無程
度莫知紀極恣横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
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姦之門大罪之實也
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内藏之實以充讌
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
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

澤之利終不若領之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觴耶伏望陛下罷內藏歸之公府約别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絶姦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錮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以待時無敢散

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賚於人大伸於用矣

答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

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

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謂俟見方盡湜再拜

答李生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横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勿從不可

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旣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

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元黄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

非强爲所戾幾遂讐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爲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

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旣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曰言也近風敎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

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曰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答李生第三書

湜白時論所以難在諭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於末則蕩而失其慣眊無睹囂囂相訾何所得哉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後參正流

焉譬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云以無傷於正
猶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無咎不一本
有咎由慎故免亦曰咎自已招不可咎人亦曰義生以凡
目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云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
得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
非常者皆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
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懸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尚
乎生何室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
其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

文章比也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元黄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别在所爲耳請考之於實生爲易矣試爲僕作難者視何如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元之不朽也豈爲資笑謔乎哉如鳥鵲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生云知難而退爲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也敖麥異生而師惑

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蔽麥生卷中文能囊包天地耶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譏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非面命之言提其耳此過於以時奉譏也詩人尚不聞得罪生何諱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奉書相干宜有答也又再三瀆瀆則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固將無所得矣生曷之而已

答劉敦質書

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狼

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輪鹿軸而求疾驅迅馳祇足見其坎坷杌杌輗款而來不安未見其能取一也退則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人之得失或爲在巳始求賓興眼中始無人而心巉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掇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戾其所聞見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勢自取窮辱不能展轉其心乃於再三夫如是可以怨天耶尤人耶罪時耶縱橫耶反覆耶無所歸適乃幡然復故即日褰貧策羸而歸將復愚見自鈍唫於數晦來無夸人之望出潼關歷峽游洛順河而東一路逢識

友爲道所歸者其疎者口余親者面余咸以爲年未勝冠當役力於名達銳心於取進而遽以行止爲論是爲佻薄爲太早計謀進而黜退而不能以爲年之少得失未可知不可當遽歸何言止耶則顏子當奔驅進取不宜遽安一室閒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爲老而將亡然必當止耶則太公當幽潛伏死不宜復出磻溪而干文王也然而太公干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慼哉不先時而已矣又有以榮爲諭者是又不然以所閳所得之道在於我者也故不由其道矣雖富而貴爲辱滋甚顧吾道何如哉必

富貴而後榮是秦齊梁楚之君當與大舜伻曾參不得爲孝猗頓動天地矣且今之取進者曲拳折人非以爲屈疾趨卑拜非以爲沖妄歸聽以拘錄細計騁門室之辦鈞色適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爲恭低顏以爲惡且悅其所爲容焉必以在乎羣萃默其口而止遂其外而起理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言道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行不必爲粹深淺慎且不測其所爲與焉必下矣與其上援之聲與力拔與雙疊登而取階崇而級厚頤然不知羞偃然如固有之其所爲然也且直巳行道之人常其禮貌定其交際身不以

形勢屈口不以觀望柔行特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惟道所存矣夫順人之與拂其人也豈不懸哉必怒其所為矣在於羣萃之秀出心畏所加識之高下目之所取動而正則枉者嫉為而是則非者形默則相忌云則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之白聲之充難矣固當決鬱而未通密塞而無歸浪滂而不救亦其所為然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傳曰見險而能止者知矣哉困則知變窮則思反必之後圖余懼其無所為及也行當持手於窮淵貫利瀕江轂土練麻而養逍遥溫飽

期不失其所以爲心而已自外皆休請矣人心爲何如也
夫窮與達非其相反皆繫於所遭今達而光吾師禹皋陶
窮而獨善吾師顏子窮哀天下負其道以轗軫諸侯以全
仁義吾師仲尼古聖人迹之得失何殊未全聞彼泰其心
此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遇視其時當其道不失其已百
經怪時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遷又從而悲之離騷
之文又大於哀自非遡聖人必有偏而不起之弊耳比有
城游郡而處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餘面而已是以憤懣
而誰說意氣不得泄今又遠去江南若復默口將懼無復

故出輿舒豈僂指而質言之不憖亦唯子之故也